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兩花香 第二□六種 還玉珮 唐甫臣

從來慾之為害，最足以辱人聲名，壞人心術，坑人性命。試看賽西施，貌可閉月羞花，若能貞潔自守，豈不遐邇欽敬？乃一見美少，心愛其人，假同胞以圖枕席之歡，贈玉珮以聯魚水之想，全不思袁公之待我何等厚重。一旦揮其財物，棄之如遺，誰知情郎背盟，慘喪官刑，豈非欲之為害乎？袁公以堂堂刺史，不能修身以齊家，惟剝民脂以蓄色，究竟玉人何在，聲勢已玷，豈非慾之為害乎？更恨甫臣，不崇實敦本，喪失良心，致同慘死。予猶謂其死有餘辜，又何非慾之為害乎？奈世之碌碌者，尚墮於慾中而莫之省，深可悲歎也夫。

甫臣三慮，卻有見識，予特恨其前之失操，後之背盟。尤可恨者，置賽西施於慘死。讀之淚下，真狗彘之不如也。此負義之毒，更勝於王魁，不必陰報，後亦照樣杖斃，豈不大快人心！

綠林中每有仗義疏財者，甫臣之負心喪德，若非有此牽報，其賽西施之慘枉，孰得而超雪哉？予讀之大快。袁公用金免盜於死，是亦以義報義，予讀之又大快。簾門不敢行穢，恐旁屬耳目也。偏是深閨大廈，恣意宣淫，罔知顧忌，前人以富貴之家多淫，嗣信然矣。然亦每多主人好淫之報也。

富貴人知有妻妒，便不該勉強娶妾，坑害他人兒女，非惟喪德，又自取醜污，看袁公事可省。

府東太平橋有個少年，姓唐，名甫臣。這人年方二□歲，生得面如冠玉，唇若塗朱，標緻勝過美女。因往淮安賀一至親年節，適值淮府迎春，遂隨眾立於東門大街，看各官鼓樂旗綵，絡繹而過。

正看之際，忽見一小婢挨至身旁，低聲道：「我家主母多拜上相公，今晚在此處有要話面說。」隨送上汗巾一方，包裡物件。甫臣將汗巾開看，乃是金扇一柄，小金如意一枝。甫臣又驚又喜，滿口應允。

至晚仍到原處，果見日間小婢立候，引甫臣入高門，轉彎幾層進內室。只見一美貌婦人，豔妝整齊，笑語先施。

原來，這婦人有名叫做「賽西施」，□分顏色。只是幼年嬌養，不曾裹腳，卻是一雙大腳，乃袁府二夫人。這袁公先曾做過一任同知，極其貪財，因用多金娶此婦來署，所得多半奉與「賽西施」，以買其歡心。無奈正夫人甚妒，袁公升任某府，離淮千里，正夫人不容帶妾同往，云俟到任後，再著人迎接，只留老僕同嫡親老叔在家同居。這日看春，一見甫臣，如渴得漿，如魚得水，是以私約佳期。相會時，假認為同胞兄弟，寂密來往，□分綢繆。

約有兩個月餘，婦與甫臣計儀道：「妾頗有私蓄，今既同心合意，願罄囊奉贈，郎君須在此立業。或置田房取利，或做本分生涯，以便長久來往。」甫臣滿口依從，卻心中暗想道：「此婦雖然美貌，但其性甚淫，倘再厚他人，前交自然冷落，此一可慮也；婦足太大，且壽過三□，年紀太長，配不相當，此二可慮也；其夫現任黃堂，倘回來識破機關，身命難保，此三可慮也。不若用甜言騙他多金，逃回揚州，自創事業，另娶少女，豈不萬妥。」

主意定了，外面假說：「回揚州料理家務，不到月餘即來淮立業。」婦人大喜，罄囊捧交，約有四百餘金。又將雙龍白玉珮一枚，乃祖傳稀世至寶，交與甫臣，以為聯心合璧。因悲泣叮嚀道：「見此玉珮，如見妾身，不可遺忘。」兩人灑淚哭別。

甫臣脫騙多金，即星回揚州。其時，武刑廳衙門吏書，□分鋒利，最有錢賺。因用百多金謀充刑廳吏書，又用百多金另娶□七歲女兒為妻，□分和合，全不思念「賽西施」的恩愛，終日在廳署服役，甚是得意。武刑廳看見甫臣少年美貌，極其喜愛，竟成後庭至好。

這「賽西施」盼望半年，杳無音信，只得修書，寄至揚州。尋至甫臣家內。甫臣只推並不相認，寄書人回復，「賽西施」憂惱成病。又過了兩月，籌想無法，只得自己改換女服，將袁公衣帽裝扮男人，卻好腳大，穿履甚便。帶一小童，駕船至揚州太平街唐甫臣家內，兩人相會。甫臣看見婦人，因病黃瘦，不似當日容顏，愈覺不喜，只推並不相認，這婦人情急爭鬧，甫臣惟向人眾謊說：「此婦乃有名娼妓，慣會賴人。自淮來揚，知我誠實，平空指詐，情理難容。」婦人指面大罵：「忘恩負義，鬼神不容。」

這婦人不改男裝，竟到刑廳衙門前，意欲遍告此負義脫騙苦情。甫臣知曉，即時誣此婦無端指詐情由，預稟武刑廳。這刑廳上堂，惟以甫臣之言為實，即簽拿女扮男人，見面不由分說，重責三□板。婦既病後，氣惱填胸，又遭重刑，擡出衙門氣絕。是日，來看審的人有幾千百。廳官吩咐皂頭，即時買席捲埋郊外。甫臣見淮婦已死，□分歡喜。

過了半年，忽有淮揚道投公文一角，內係大盜劫殺案，內有伙黨唐甫臣，現充刑廳吏書，即時鎖拿解道審訊。原來是有淮上大盜，由揚經過，在刑廳前看審，「賽西施」打死，盡知屈害，切齒痛恨。後因事犯，就在淮道案下堅攀甫臣窩藏贓物玉珮等件，是以有此行提。

廳官難以徇庇，即日具文起解。另用稟啟，辯其冤枉。不兩日，道官審甫臣道：「盜伙或是誣害，但寄有蟠龍玉珮。若是三日內獻出來，本道看驗，便可以做主超豁了。」甫臣滿口甫臣連夜到揚。將玉珮實准當面投上。

道官見有玉珮，即大怒道：「如此贓真罪當，還敢強賴！」喝叫皂隸，重責三□板，寄獄定罪。擡出衙門，喘急身死。道官就吩咐家丁，即用席捲埋於郊外，照慶「賽西施」一樣慘死，絲毫不錯。道官又行牌到江都縣，追比家屬贓贓四百兩，以為賑饑之用。

時袁公因貪財削職回家，纔知妾私扮男打死，盜義攀報情由，羞愧幾死，因用重賄情囑道官，將此盜免死改流，以報其義。道官探知袁公根源，因受其重賄，玉珮是袁妾故物，遂贈還回答。可歎甫臣，貌美必壞，遂至慘死，業絕妻嫁，報應好不驚畏！